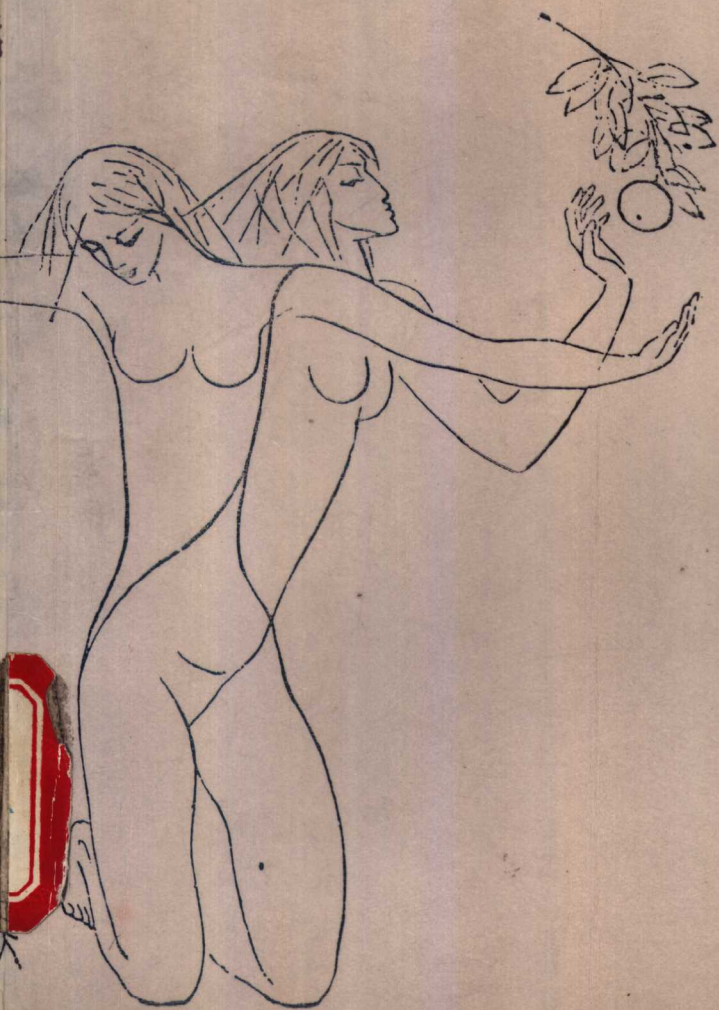


邹英著

艺·术·的·魅·力



艺术的魅力

邹英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07号

艺术的魅力

邹英著

责任编辑：唐树凡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印张 2插页 124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全安印刷厂印刷

印数：1—1 260册

定价：3.5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577-2/1·110

前 言

凡是和艺术打交道的人没有不重视艺术魅力的。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对自己的作品认真推敲、反复修改，无不都是为了提高艺术的魅力；从事表演艺术的人，刻苦练功、精益求精，也是为了提高表演艺术的魅力。的确，没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和演出，文艺欣赏者是决不买帐的。对于艺术理论研究来说，说一千，道一万，最终目的都要有助于文艺创作提高艺术魅力，有助于欣赏者懂得去感受艺术的魅力。否则，这种所谓的理论，也就失去了对创作和欣赏的指导意义。

不过，艺术的魅力真正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探讨还是近些年的事。老专家、新学者在探讨这个问题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开拓了道路。但是，要真正揭开艺术魅力之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工作要作。比如说，什么是艺术的魅力？艺术魅力究竟包括哪些要素？艺术中不同形态美的艺术魅力有何特点？特别是在一般艺术理论研究中很少涉及的性艺术的魅力奥秘何在？等等，都是需要加以认真探讨的。笔者不顾学识浅陋，冒昧地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求教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艺术魅力问题，吸引更多的人来探讨这个问题，笔者想摆脱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法，尽量多联系文艺创作、表演和文艺欣赏的实际，努力使理论和实际有机结合。书中所涉及的作品大都是经过历史考验、举世公认的优秀作品。笔者认为只有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此外，书中还涉及中外艺坛不少轶闻趣事，笔者只是着眼于合理性来说明问题，至于是否真有其事，没作考证。

有学者认为，“艺术魅力”是一个模糊性概念，这话不错。正因为“模糊”，所以才需要探索，而且需要创作者、欣赏者、理论工作者协同进行探索。笔者愿意和大家一道继续探索下去，让艺术魅力的奥秘愈来愈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作者

一九九〇年十月

勾心摄魄的艺术魅力

——从“奈何烧煞我宝玉”谈起

清

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余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贾人女，明艳工诗，以酷嗜《红楼梦》，致成瘵疾。当绵悞时，父母以是书贻祸，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

这故事说的是杭州某商人家的姑娘，因读《红楼梦》入迷，也象林黛玉似地得了肺结核病，病势危在旦夕，她父母认定是受到《红楼梦》毒害的结果，将书扔到火中烧毁，哪知病卧在床的姑娘却放声呼嚎：“奈何烧煞我宝玉！”立即一命呜呼。一部书何以对人影响到这种程度？这就是《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致。

无独有偶。在西方世界，据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曾轰动欧洲，掀起一股“维特热”：许多年轻人以模仿维特的穿着打扮为时髦，更甚者，有的模仿维特而自杀。可见，《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艺术魅力之大。歌德

正是鉴于自己的小说使一些无知的年轻人自杀，再版时不得不特地在卷首题诗，借主人公之口告诫读者：“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当然，不仅是文学艺术，其它种类的艺术，也都是有自己的特殊的艺术魅力的。拿音乐来说，儒家经典《论语》中就有一则关于音乐魅力的故事：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由于陶醉其中，三个月品尝不出肉味，他十分感叹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至于绘画的魅力，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篇《画壁》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故事讲一位游客，看到佛庙的画壁上一位散花仙女“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欲流”，栩栩如生。游客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竟飘飘然飞到壁上，与那美丽的仙女结为夫妇。只因游伴久等，老和尚以指弹壁，大声呼唤，他才现身而下。如果摒除故事中的宗教迷信色彩，用来说明艺术的逼真感引起欣赏者幻化“神游”心理状态，倒是很符合实际的。

以上所举，都不过是一些极端的例子，当然不免偏颇。事实上，古往今来有多少青年男女看过《红楼梦》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究竟有几个人成了“林黛玉”和“维特”呢？如果都这样，这两部名著还能流传至今吗？但是，上述一些极端事例表明，艺术魅力作为一种文艺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就象精灵鬼怪似的迷惑人、征服人，勾魂摄魄，使人为之倾倒。如果这样说还嫌笼统，再细分析一下，艺术魅力具体表现在：

艺术的吸引力。凡是真正的艺术品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如果你阅读一部具有艺术魅力的小说，那书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离奇曲折的故事，一定令你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如果你欣赏的音乐是具有艺术魅力的，那旋律优美、悠扬宛转

的乐曲，一定使你心花怒放，如醉如迷。如果你欣赏的绘画是具有魅力的，那绚丽多姿、生意盎然的画面，一定让你留连忘返，逸兴飞扬……总之，真正的艺术品以自己本身特有的美象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读者、观众和听众，使他们非读下去不可，非看下去不可，非听下去不可，他们从中获得巨大的乐趣和审美享受。这就是艺术的吸引力。

艺术的感染力。艺术的感染力比艺术的吸引力更深一步，艺术的魅力作用于欣赏者后产生种种的感情反映，或激动、或感慨、或悲伤、或喜悦、或爱慕、或憎恶、或惊惧、或愤怒、或哭泣、或嘻笑。宋代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中说读梅尧臣的诗时，感到“陶畅酣达，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清人焦循在《花部农谭》中谈到他看《赛琵琶》时的内心感受，如“久病顿苏，奇痒得搔，心融意畅，莫可名言”。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看过席里柯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后，在日记中写道：“当席里柯在画他的《梅杜萨之筏》的时候，允许我去看他工作，它给我这样强大的印象，当我走出画室后，我象疯人一样地跑回家，一步不停，直到我到家为止。”^①当然，艺术的感染力首先表现在内容上，但也应看到形式美的感染力。据说，俄国画家列宾有一次欣赏一幅叫《邦贝城的末日》的画时，为它的“辉煌的技巧”感动得哭泣起来。同样，高尔基也有类似的感动，他的一位朋友回忆说：“有一次，他在意大利看到一个雕像，线条的和谐和清晰，甚至使他感动得流下泪来。”从上面可以看出，艺术的感染力是多么的强烈！

艺术的震撼力。这是艺术魅力的最高表现。一部艺术作品或提出了震聋发聩的主题，或展示了触目惊心的现实，或

^①奥达志：《德拉克洛瓦》，第17页。

揭露了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使读者或观众的心灵受到震惊，乃至积极行动起来，这就是艺术的震撼力。法国的伟大思想家狄德罗对戏剧艺术的震撼力作过具体描述：

那就是使全国人民严肃地考虑问题而坐卧不定，茫然无措；你的观众将和地震区域的居民一样，看到房屋的墙壁在摇晃，觉得土地在他们的足下陷裂。^①

如果说狄德罗在当时还只是一种“预感”和“设想”的话，那么到后来，具有这样巨大震撼力的作品确实出现了。如美国女作家哈里耶特·比彻·斯托夫人在1852年出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作为《黑奴吁天录》），由于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美国南方蓄奴制的黑暗和反动，立即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点燃了人民酝酿已久的愤怒情绪。小说很快就被译成各种文字，介绍到许多国家，感动过全世界许多读者。法国作家乔治·桑曾说：“所有的人手里都有这本书，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这本书，人们贪婪地读着它，还用眼泪浸湿了它。”小说以它高强度的艺术震撼力被列入世界名著之林。

当然，上述三方面的特点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可能是一致的，有的具有吸引力，可能艺术的感力差些；有的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可能震撼力差些；有的作品可能三方面的特点都具备，互相交融，以一种合力构成巨大的艺术魅力。优秀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它的诱惑人心、征服人心的力量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十九世纪初叶，法

^①《狄德罗美学论文选》，第139页。

国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种势力最后一场大搏斗集中在雨果的《欧那尼》演出上。古典主义的封建遗老遗少们听到《欧那尼》就要在法兰西剧院公演的消息，赶忙商量破坏对策；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青年们也在积极商讨防御办法。演出那天下午，浪漫派青年们站在法兰西剧院门口，等待着古典主义者来寻衅闹事，以便迎头痛击。古典主义的维护者们则另有对策，当剧院还没有开门的时候，他们就悄悄从后门钻进去，收拾了全剧院的垃圾和污秽，准备从屋顶上直接倒向保卫剧院的浪漫主义青年们。看来，一场冲突是避免不了的。然而，演出的效果却出乎意料之外。事先准备捣乱、喧哗、喝倒彩的古典主义者们，很快就被《欧那尼》的剧情吸引住了，他们忘掉了来到剧场的目的。所有的观众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绿林英雄欧那尼的行动，都在思考着欧那尼与素儿的爱情发展的结局。《欧那尼》的艺术魅力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存心捣乱、破坏的古典主义者们。从此，古典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就销声匿迹了。

一部作品是否具有艺术魅力，不仅决定着这部作品的命运，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契诃夫的《海鸥》本来是俄罗斯戏剧史上一部创新的作品，但在一八九六年十月第一次演出却遭到了惨败。在演出中，观众席里发出了不满的呼叫和吹口哨的声音。演员们都吓傻了，吓慌了，愈演愈糟。饰女主角的演员可以说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失声痛哭之中念台词的。亲临剧场观看演出效果的契诃夫面色苍白，最初坐在观众席里，后来溜到后台，没等终场就跑出了剧院。《海鸥》演出的失败，对契诃夫是巨大的打击。此后，他的病情显著恶化了。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即或我

活到七百岁，我也永远不再写戏，永远不再叫这些戏上演了。”①

两年后，由俄国的两个著名的戏剧家斯坦尼拉夫斯基和丹钦科创办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丹钦科提出在新剧院里上演《海鸥》，而契诃夫却坚决不同意，说自己再也不能忍受第二次失败的打击了。但丹钦科给契诃夫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信中说：“如果你不答应的话，就请杀死我吧，因为《海鸥》是唯一的一部现代题材的、吸引住我这个导演的戏剧。”在这种情况下，契诃夫只得让步表示同意。由于导演和演员的努力，充分领会了契诃夫的美学原则，并把它如实地译成剧场语言，使《海鸥》的演出终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演出时，观众沉浸在剧情中，当第一幕演完的时候，被深深吸引的观众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戏演完后，许多观众打电报向编剧致敬。契诃夫看到电报又兴奋又感动。后来，他赠给丹钦科的一个纪念品中刻上了这样的话：“你使我的《海鸥》复活了，谢谢你！”当然，《海鸥》第一次演出的惨败，第二次演出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导演、演员的水平和观众的欣赏水平、心理状态都有着直接关系。但它充分地说明一点，艺术魅力对艺术作品、艺术家都是十分重要的。艺术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大小，艺术家的声誉升降荣辱，全靠他创造出的作品有没有艺术魅力。艺术魅力既然这样重要，因此，我们不可不重视它，不可不研究它。

①丹钦科：《文艺·戏剧·生活》，第84页。

艺术魅力的基本要素

前面，我们就艺术魅力现象作了一些简要描述，这是大家都能体验到或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艺术魅力究竟包含一些什么要素呢？这是古今中外，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都企图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他们在实践和理论上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为我们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以这个基础为研究的起点，我们认为艺术魅力的基本要素是：情感性、真实性、形象性、意境美、形式美。

一、情感性：“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艺术魅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说得最直接了当的，要算古罗马的贺拉斯了。他说：“一首诗不应以美为满足，还须有魅力，要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①这里明确提到艺术魅力就是要以情感

^①《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52页。

人。法国的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也不可能打动人心”^①我国梁代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②。指出文章仅有繁缛的辞藻而缺乏真实的情感，是会使人读之厌烦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诗中“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把情的感人作用摆在首要地位。鲁迅把文学和学术进行比较，指出“文学和学术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③这“增人感”，也是指的文学的艺术魅力主要是以情感人。不单是文学，其它艺术诸如绘画、雕塑、建筑、书法、音乐等都莫不如此。可以说，没有情感就不会有艺术，也就不会有艺术魅力，所以法国雕塑家罗丹干脆说，“艺术就是感情。”^④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感染人，产生应有的艺术魅力，作家、艺术家常常是胸中有了真情实感才从事创作的。列·托尔斯泰说：“只有当你每次浸下了笔，就象把一块肉浸到墨水瓶里的时候，你才应该写作。”^⑤巴金说：“读者会流泪的地方，也是我流过眼泪的地方。我写东西时是有感情的，没有感情时，我就不写。”^⑥孙犁也说：“在创作上，不能吝惜情感。情感付出越多，收回来的就越大。”^⑦举凡那些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作品，无不是艺术家情感的结晶。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创作的

①见《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第148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③《鲁迅全集》8卷，第331页。

④《罗丹艺术论》，第3页。

⑤《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533页。

⑥《巴金论创作》，第497页。

⑦孙犁：《文学短论》，第62—63页。

《牡丹亭》了。据说有一老者看了这出戏后，十分惋惜地对汤显祖说：“你既有如此才华，为何不去讲学？偏要编书，岂不可惜！”汤显祖欣然答道：“我编戏也是讲学，不过，和一般教书先生不同，我讲的是一个‘情’字。”这确实是汤显祖的由衷之言。据有关记载，他写作时运思良苦，常常是废寝忘食，和剧中人物柳梦梅、杜丽娘、春香等神魂相伴。一天，汤显祖突然失踪，其夫人到处寻找，后来从柴屋传来隐隐约约的哭声和断断续续的诗句：“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走近一看，原来是汤显祖。细问其故才知道他正写《牡丹亭》第二十五出《忆女》一场，写到“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一句，不禁伤心地哭起来了。这罗裙曾是杜丽娘生前穿过的，如今睹物思人，更增添了对杜丽娘的怀念。汤显祖写到这里，宛如自己就是春香，因而动起感情来。

由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结果以巨大的艺术魅力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家传户诵，九令《西厢》减价”（沈德潜：《顾曲杂言》）。特别是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广大妇女，看了《牡丹亭》后，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更是激起强烈的共鸣。扬州有个漂亮的才女小青，十六岁嫁给冯生为妾，因遭到大妇妒恨，被软禁在孤山别舍，精神上十分痛苦，看了《牡丹亭》后，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写出七绝一首：

冷月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成天郁郁寡欢，不久死去。

扬州另一个美丽多才的女子金凤钏，读《牡丹亭》成

癖，“日夕把卷，吟玩不辍”，十分羡慕汤显祖多情多才，想以身相许。其婢女知道她的心思，托人打听，才知汤显祖年近五十，已有妻子。金凤钿仍不甘心，后写一封信寄北京汤显祖，表示“愿为才子妇”，其信汤显祖竟未收到。后来她又补写一封，几经周转，半年后汤显祖才收到信，深为凤钿的深情所感动，等他星夜赶到扬州时，凤钿已死去一个多月了，临死时，还要婢女把《牡丹亭》放在她棺材里同葬。这一故事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成分，我们且不用管它，但它说明，作者只有具有真情实感，写出的作品才能感动别人，还是符合实际的。

岂只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外许多文学、艺术名作，之所以有艺术魅力，之所以感人，无一不是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感情。清代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得明确：“《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我国当代作家梁斌在谈到《红旗谱》的创作时，“当我写这本书时，为了悼念我的朋友及战友们，曾经无数次地掉下眼泪，是流着泪写完这书的。”①曹禺在谈到他创作《日出》时，感情也是十分激动的。他说：“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我绝望地嘶喊着，那时我愿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兽扑在地下，啃着咸湿的涩口的土壤。”②俄罗斯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也谈到他创作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情感状态，“如果以前所写的音乐曾经带有真情

①《革命英雄的谱系》，第94页。

②《〈日出〉跋》。

的诱惑，而且附着对于题材和主角的爱情，那就是对于《奥涅金》的音乐。当我写作这篇音乐时，由于难以借笔墨表示的欣赏，我甚至完全都融化了，身体都在颤抖着。”^①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序曲，正是在失恋的苦恼中创作出来的。据说，有一次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在莫斯科演出。剧团中的女高音歌唱家黛丽茜·阿朵给柴可夫斯基留下很深印象，并爱上了她。后来虽然他们订婚了，但由于阿朵不愿离开舞台，而柴可夫斯基又不愿做一个众人爱戴的女名演员的丈夫，就这样，他们迟迟没有结婚。有一天，阿朵突然和剧院的另一个男歌唱家结婚了，这真是给柴可夫斯基沉重的一击。他在剧院仔细端详他曾热恋过的阿朵的演出，泪眼模糊，陷入失恋的痛苦深渊。这期间，柴可夫斯基正为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谱写序曲。他废寝忘餐、激情满怀地写着，让内心深处的感情全部倾泻在五线谱上，以绝妙的旋律，表达了这对悲剧情侣的爱情，这序曲感染了许多听众。柴可夫斯基的名字也因此传遍了整个欧洲。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都是在热恋和失恋的情感激荡状况下写成的。可见，这些作品能引起无数的听众和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决非偶然。

如果一个文学艺术家没有真实的情感，只是无病呻吟，为文造情，是断然写不出感人的东西来的。一些杰出文学艺术家深明此道，决不恃才逞能，干出贻笑大方的蠢事的。唐代大诗人李白登武昌黄鹤楼时见了崔颢题的一首七律：

楼黄鹤

昔人已乘黄鹤去。

^①见〔苏〕捷普洛夫：《心理学》（何万福等译），第7章第42节。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诗人想到仙人子安乘黄鹤飞去的神话，感到韶光易逝，岁月无情。眼望白云悠悠，晴川历历，芳草萋萋，触景生情，抒发了对故乡亲人怀念，渴望早日返家团聚的一片乡情。李白读了这首诗不禁连声赞道：“好诗！好诗！”同去的朋友百般怂恿他题诗一首，与崔颢一比高低。李白走到楼前，眺望长江景色，虽然想到一些诗句，但总觉得感情上不来，写不下去，最后只得长叹一声，对朋友们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可见大诗人李白深深懂得诗是情感的结晶，不是一般的文字游戏。但在诗史上也有无视艺术表达人的感情这一基本规律，只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而弄巧成拙的。据说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他的丈夫赵明诚的感情甚笃。结婚不久，明诚远游，这年时逢重阳佳节，独自在家的李清照来到东篱之下，把酒对菊，寂寞惆怅，更觉魂销，于是写了一首《醉花阴》词，表达了她和丈夫的离别之苦和深切怀念之情。这首词托人带给丈夫，赵明诚展开一看：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